

御批

通鑑輯覽

鑄記書局石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二

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帝昺祥興二年
己卯凡十八帝十三世共三百二十年

太祖皇帝 帝姓趙氏名匡涿郡人父弘殷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曾祖眺唐幽州都令母杜氏後唐

天成二年帝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夾馬營在洛陽縣東北既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非常

人仕周從世宗征伐屢立大功前具人望歸之反世宗殂恭帝立陳橋兵變前具遂踐周位而有天下定國

火德五色尚
赤臘用戌

紀開寶八年是歲江南亡唯北漢至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乃亡續綱目依春二月曹彬大敗江南兵於秦淮見

進圍金陵 彬連破江南兵於白鷺洲在江甯縣西南江中新林港注見前遣田欽祚潁州汝攻溧水江甯府

江南統軍使李雄淮人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於陳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

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於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

虞候玄漢瓊洛陽率所部取巨艦實以設葦因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開城守艦者爭遁溺死千計初

喬張洎為江南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主弗憂也日于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四政

事軍書告急非徐元橘等莫得通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事皆屬神衛統軍都指揮王南德

勳總動素資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眾言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

師曰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迎宋師者繼勳必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

收繼勳付獄殺之皇南繼勳之子三月遠遣使來通好 先是遠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許之至

是遠遣使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於宋無妄侵伐北漢主聞命慟哭謀出兵攻遠宣徽使馬峯固諫

乃止考宋史太祖紀開寶七年十一月命知雄州孫全興答契丹修好書八年三月契丹遣使格什古星什宋遣使請和以涿州刺史耶律輝宋史契丹官分紀所載畧同是通和乃遠之意而遠史景宗紀則書

遼作耶律輝珠玑二史所書之名又各不同中興宋議和復不書格什古星什之聘宋蓋諱之也至耶律思宋太祖皇帝

南唐後主荒於政事豔曲流傳視玉樹後庭相去無幾宋師臨城下猶然不知戒嚴方且誦經講易高談自若與梁元帝之圍城中講老子十載一轍宴安鴆毒實乃自亡其國豈得盡諫為

陳珠刺書作品
尤今並改正

夏四月吳越王椒取江南常州。椒既受宋命以沈承禮湖州烏程人權知軍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

子一作沈倫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遣兵拔其關城又敗其軍於北界

遣兵攻江陰梁縣今屬常州府宜興注見前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椒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

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椒不答以書進帝優詔褒之

彗星見東方

秋七月辛未朔日食

遣使如遼

冬十月江南主使徐鉉來乞緩師不許江南都虞侯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鉉

至言於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兵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

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辨不已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

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皇皇辭歸

曹彬將王明字知晦大破江南兵於皖口注見前獲其都虞侯朱令贇舒城人延先是江南主遣使召令贇

以上江兵入援令贇眾號十五萬自湖口南唐縣今屬九江府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艦

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遂撓不敢進明移檣諸將犄角襲之

及是令贇乘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合步軍將劉遇滄州青急攻之令贇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風甚

火反反之眾大潰遂擒令贇金陵獨恃此由是孤城愈危感矣

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門下侍郎陳喬死之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

五季國鎮割據
域內幾如瓜剖
豆分宋太祖有
混一海宇之志
南唐不能如其
越納土以保其
宗祀而又庸暗
寡識不卒為備
其敗亡國有以
自取宋祖不容
軒睡之語其詒
遠大度竟有與
漢高並駕齊驅
之概

張洎教李煜不
降義本近正既
乃醜顏受職而
不辭則其當宋
相面責時抗詞
以得死為幸者
正借以僥倖免
死耳洎後詔附
中涓楊厚進
直是機巧之流

若能歸命家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為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
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
彬即稱愈又明日城陷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頗如
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勤政錄
借朝服坐于家兵及門亦舉族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
死之鍾備子德林豫章人侍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懷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
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眾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
三縣一百八十捷至臺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
十萬石賑卹之

預九年太平興國元年太宗皇帝春正月曹彬振旅還詔賜李煜爵違命侯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

煜羣羣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主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數馬有差授煜檢校

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

書實臣所為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為太子中允

二月以曹彬為樞密使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

也仗天威運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

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

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吳越王俶來朝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毗陵今常州府治有大功埃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

宋祖爾時蓋
其所惡而不覺
矣

即當復還朕三執玉帛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敕與妻孫氏子惟濬字禹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其厚，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敘昆弟之禮，敕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敕曰：「途中宜密觀及敕之，則皆群臣乞留，敕意疏也。」敕益感懼。

三月，帝如西京。夏四月，郊大赦。帝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欲西幸以行郊禮。三月，如西京，次鞏縣，遂拜安陵。宣祖賜河南今年田租之半。奉陵戶復一年。至洛陽四月，祭天地於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離亂，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祭畢，大赦，宴賜親王、臺臣有差。

還宮，帝欲留都洛陽，臺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且非使帝曰還河南，未已，終當言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還，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帝不得已，從之。因歎曰：「不出有年，天下民力殫矣。」

曹翰屠江州，殺江南守將胡則。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眾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其兵悉取貨財而屠其民。

秋八月，遣侍衛都指揮使党進率兵伐漢。九月，敗漢兵於太原，還救之。帝命党進、潘美、楊光美并州人，後避太牛思進祁州無極人、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文遣郭進深州博野人等分攻忻代汾沁，還石等州，所向克捷。進取

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遼。遼主遣其相耶律沙字安隱，其統救之言相要尼氏救之。

帝幸晉王光義第，帝友愛光義，數幸其地，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帝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皇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即位。是為癸丑夕，帝崩於萬歲殿。帝孝友節儉，責任自然，不事矯飾。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為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

弟有疾而臨問，或視其瘡，治友愛如是而已。灼艾自有其科，非他人所能越俎。親為燂灼，言病能經痛及瘡痛。

而引以自受更無補於病者之苦此與唐開元之災樂婦同不一近情理而宋祖則尤有甚焉者矣
節用愛民人君治平要道無過於至云為天下守財何其見之小哉此與俗所謂看財如何以異乎無識者或以為格言然二典三說中又豈聞有此等語句邪
燭影斧聲王載以為疑案其實無可疑也長編作於孝宗之世孝宗為宋祖後故李熹載其曖昧之辭汚職太宗而以實錄不記願命為證獨不思至道三年太宗亦未嘗

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帝之女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汝服此眾必相倣禁之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役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為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重者多得賞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貴及是崩晉王在南府宦者王繼恩半夜馳詣府邸召王入

西宮李長編云王于帝不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

山僧野史說本無稽且熹書作于孝宗之世去開寶時幾二百年傳聞曖昧豈足為據乃竟採而錄之於是

元陳經通鑑續編胡桂史纂要皆依其說明邱濬程數疏深辨其非竊路等修續綱目削而不書別于

夜脫諸府邸請太宗入是太祖崩後太宗方入何來燭影斧聲之事長編又以太祖崩于壬子夜而宋史太

祖紀大書癸丑夕帝崩今一依正史為據餘說皆不取再考宋后傳后遷西宮在太平興國二

年續綱目諸書皆錄之晉王即位之下今亦依正史因史無日月仍係於此而以明年別之

以弟廷美美即光為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封武功郡王德芳太祖第四子為興元尹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

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以盧多遜同平章事楚昭輔為樞密使內外官俱各進秩有差

十一月進封劉鋹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

十二月大赦改元改是歲為太平興國元年

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

初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能否第為三等歲終以聞

罷河東兵

太宗皇帝

宋太祖皇帝

三

有願命是言又
有他故邪且宋
史作於元時元
于宋非有所證
若長編果有可
信當必采之而
全史竟不一及
則其說之謬妄
更不待辨而可
知矣

太平興國二年

續綱目發明非元年而書號正其始也

春正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

字聖功河南人

等及第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

曹州冤句人

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

六太學七耕田八選良吏九懲奸十恤刑

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

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宣之下第帝不悅故一榜自呂蒙正以下

一百九人又覆賜及第

又闕貢籍十舉至十五舉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權罷九經及第九經七人不中格其老嫗同三得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綠綬拜錫宴開寶寺帝自為詩一章賜之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于科場中非敢望之異矣

刑馬字叔明齊陰人

置江南權茶場

二月帝更名炅

夏四月葬永昌陵

在河南府鞏縣西南

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豈其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播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平建隆以來釋諸鎮兵權歸諸史重法務農興學慎罰薄歛與世休息迄于至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于孫世有典則規模可謂遠矣

冬十月初權酒酤

十一月丁亥日食既

三年春正月立崇文院

初置三館

宋史職官志史館

於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帝臨幸慈其陋命有司於昇

龍門東北初立三館至是成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貽焉凡八萬卷

夏四月陳洪進獻漳泉二州以洪進為武甯節度使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十四縣詔授洪進武甯節度使

同平章書留之汴京奉朝請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

五月吳越王俶以其地來歸詔封俶為淮海國王俶朝於汴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主及

徐鉉不能書也
於亡國之時乃
欲守節於主之
沒後以虛言為
報亦復何益無
知者或以為可
矜有識者則鄙
其無賴耳

解天下兵為大元帥並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字子禮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
不速納土禍且至敕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詔封敕為淮海國王授敕弟儀信並觀
察使敕子惟濟字世和並節度使惟演字希聖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字承沈承
禮崔仁冀並為節度使賜資待選絕當時韓令兩浙發版總麻以上親及官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百四號以范旻字貴參權知兩浙諸
州軍事又上言敕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

定難即度使李克獻卒子繼筠嗣

秋七月隴西八年煬卒初曹彬令煬治裝煬方以亡國為念不及多取留汴資不自給帝命增給月俸仍賜

錢三有餘萬至是卒追封吳王

帝命煬故臣徐鉉撰神道碑銘泣請曰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帝許之鉉撰碑但推言忠義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贊句云東鄰遠禍南箕扇

疑校行致慈親之感乞火無里婦之辭始營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又云孔明字應變之畧不成近功疆王躬仁義之行終于亡國帝覽之稱善考韓應旂通鑑煬誕辰帝遣使賜宴宴畢暴卒蓋本龍哀江南野

史今不取

以孔宣字不疑孔子字子襲封文宣公

宜知星子縣南唐鎮宋升為縣今為江西南康府治

回獻所為文帝召問孔子世祠遂命襲

封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初為編戶詔特復其家

冬十月置內藏庫帝幸左藏庫語薛居正曰此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

詔改為內藏庫并以封樁庫屬焉

紀四年春正月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

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本漢族田重進幽州軍分四回攻太原城又以判邢

州郭進為太原石領關詳見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遠遣達嚨拉美遠居從官校達嚨拉美善作健馬今改正長壽來言曰何

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

初以石照戴字凝終洛陽人命書樞密院事命書之名始此

新漢儀成司天監生張思訓中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式以獻製於禁中日月行度成於自然不假

人運比舊制尤為精妙命置文明殿東南鼓樓權思訓為漢儀丞

二月帝自將伐漢帝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

賢當表率扈從若輩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以沈倫為東京留守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

三月遼救漢都部署郭進邀擊於白馬嶺齊州大敗之漢求救於遼遼遣耶律沙為都統王迪里齊配

未成列進薄之迫里敗死會耶律色珍字韓隱和悅瑯琊按裕悅遠貴官象公師坐而以論議

師退沙得免田欽作護石嶺屯軍迄為義利進不能進屢形於言欽作懷之建武人剛烈戰功高欽作數如

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陵海進不能堪遂繼而死欽作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

夏四月行營都監折御卿德慶取漢奇嵐軍今太原府奇嵐州宋曰奇嵐軍太平五御卿分兵攻奇嵐軍下

之遂取嵐州注見前取漢奇嵐軍今太原府奇嵐州宋曰奇嵐軍太平五御卿分兵攻奇嵐軍下

漢城隆州注見前威勝軍宋置使使解暉洛州等攻破之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解暉折彥質等

先發兵圍之繼遣戶勳開封人往城遂陷

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五月漢主繼元降詔賜爵彭城郡公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漢外援

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眾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

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於前陣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

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始終實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尤慮城陷

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始終實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尤慮城陷

仁者之師救民水火今乃縱火害民是誠何心況攻圍未下時尚虛城陷而殺傷者衆固以宜諭招降此趨門不及者獨非養所不為乎

軍中謀立德昭竝無形迹可指

害良民摩兵少却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勳奉表之降詔許之因玉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賞甚厚命相部郎中劉保勳字傳業河南人知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暉字孟深陽武人縯細目宋元通以下官有差劉縯文奔遼遼封焉

徙太原民於并州詔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漢置今屬太原府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居民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帝發太原六月遂伐遼幽州秋七月與遼耶律休格字遼南南院額勒金烏蘇子按休格而舊作休戰于高梁河在順天府宛平縣西水經注高梁水出薊城西北即此今為玉泉山水經注上有橋也敗績乃還帝既滅漢欲乘勝取燕薊諸將以師罷

餉匱不欲行崔翰字仲文京兆人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遂決發太原六月次東易州宋史太宗紀丙寅次金臺頃丁卯次東易州金臺頃今清遼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十兵守之涿州判官劉原

德亦以城降進次幽州城南遼將耶律希達孟父楚國王之後按希達舊作奚成今改正軍于城北帝攻走之命宋渥僅彥進劉

遇孟元詰字伊遜伊爾格悅佳之庶孫按伊遜伊爾格悅佳之庶孫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二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遼將多降七月遼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

耶律沙大戰于高梁河沙敗將遁休格兵遁至與耶律色珍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帝引

師南還休格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乃命孟元詰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封

人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自是遼好遂絕

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晝夜驚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

印

宋太宗皇帝

宋太宗皇帝

或說金橋梁搆測猜嫌而為之亦未可定太宗遼書以待汝目為則德昭雖欲不死而不能可知太宗傳子私忿不待趙普贊成而早定於胸中矣抱哭追封固無解於渝盟之過所謂欲蓋彌彰耳

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德昭退而自刎也帝聞之驚海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諡曰懿

九月遼寇鎮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遼遣南京留守韓匡嗣延徽與耶律沙耶律休格侵鎮州報圍

燕之役軍于滿城本後周水樂縣隋改今屬保定府西方陳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格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眾待

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陳於前佳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瓚崔翰趙延進澤州人兵繼至合擊之遼軍大潰

追至遂城注見前斬獲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格整兵而退

以楊業為代州刺史業即漢建寧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勇召見復姓楊氏止名業以其老於邊事拜

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論平漢功也文武諸臣進秩有差

應五年春正月定差役法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工手壯丁

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自衙前至手力等皆第戶高下以充所謂職役也續綱目以人力之人係承符去手力之力為手力殊誤今依宋史食貨志及文獻

通考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後有貧富隨時升降

二月魏公劉銀卒銀有口辯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於禁中銀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

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為諸國降王長帝大笑至言定矣追封南越王

楊業敗遼兵於鴈門殺其將蕭綽里特舊作吐率今改正遼兵十萬寇鴈門業麾下兵皆驍自西徑鴈門關西北出

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遼兵大敗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綽里特自是遼畏業竟旌旗即引去主將多

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交州亂秋七月命蘭州團練使孫全興等將兵討之交州丁部領及其子連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年尚

幼大將黎桓幽瑣別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子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陳取交州之策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遠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損為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為然以仁寶為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劉澄賈湜等並為部署將兵討之全興等由邕州澄湜等由廉州進桓聞乃遣使為瑣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冬十月遼寇瓦橋關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次于大名遼軍退乃還遼主賢圖瓦橋關耶律休格帥精騎渡水而

戰官軍大敗休格追至莫州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遼兵帝次大名諸將復戰於莫州敗績

會遼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州張商賢上書曰聖人舉事動在萬

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禮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將撫御得人但使

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則遼鄙富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

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民既安利則戎狄欲進而至矣

十二月遼以耶律休格為裕悅休格智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

祥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諡康惠

罷交州兵交州行營破賊於白藤江口在今安南國海東府界江口復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寶率軍先進

孫全興等瑣兵不行仁寶戰死會者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許州人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十軍徵全

興下獄已而棄市考宋史孫全興於是年二月歲下獄十一月棄

夏六月薛居正卒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察眾論賢之及卒帝親臨其喪為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無行

秋七月遣使如渤海初遼取渤海扶餘城置東丹府官子安在頗改節石不克冒倚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制懼不敢起自是盡筆故態讀書親賢士修飭為善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至是帝將大舉伐遼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

約滅遼之日幽綽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無至者

帝又以詔賜定安國王定安本馬韓別種其王烏元明數苦邊侵悔得詔令張

椅角之勢王大喜會女真遣使入貢持表來上帝優詔答之付女真使者令貴以賜也

九月乙未朔日食

左拾遺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上疏言事詔嘉獎之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

其畧曰王師平太原軍功雖有未賞願因郊禋錫賚駕馭戎臣此要機也交州瘴癘得之如獲石田願罷屯兵此大體之一今諫官不聞廷事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

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書雖有圖書而無職官皆為輪與而尚書無應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

縣平富京師富庶軍營馬監廐不恢崇佛寺道官皆為輪與而尚書無應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

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願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按獄官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

今如鉅鎮皆有定式先以鐵為加十法無去之可也此大體之四也

多選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選然後取通又必於閣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遺書多選乞免署狀多選不悅出錫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宋元通鑑同考宋史太宗紀及錫本傳錫上

事在為拾遺時非轉運使入辭所奏其貽書宰相乃趙普非多選也今依帝紀書網採傳作目

以趙普為司徒兼侍中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金魯邸有舊僚柴禹

錫字元圭趙銘字化鈞滄州人楊守一字象先其先洛陽人後徙宋鄭州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稿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

備樞軸以察奸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為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奏自訴等事帝

發金匱得誓書及誓普前表因召見謂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之非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

國公初田錫既以上疏受賜或勸少晦以遠譏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為一貴奪耶及趙普復相今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普錫遺誓書以為失至公體普引咎謝已而錫出為河北轉運副

使

置京朝官宋史職官志凡一品以下常參者謂之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出中書至是詔京

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核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關員引對而授之謂之差

遣院

壬七年春三月癸巳朔日食

罷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夏四月以柴禹錫為樞密副使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為亂遂罷廷美開封尹

以上變進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鎰上閤門使初昭憲太后遺命以次傳位輔具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芳等皆稱皇子也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大歿而廷美始不自安他

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而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以竇偁字日章郭贄字仲儀參知政事初帝尹開封偁為判官以推官賈瑋佞諛於坐叱之曰賈氏子巧

言今色豈不愧於心哉眾皆失色帝因重偁之直意謂偁曰賈卿之叱賈瑋也

勒秦王廷美就第流盧多遜於崖州沈倫罷趙普既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

決會普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多遜具狀

屢遣中書守當官趙白以机密事告廷美且云願官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告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遣之多遜受之獄上詔文武集議王溥等奏廷

美多遜詛呪願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屬期親于遠商趙白樊德明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勒歸私

第復其子為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沈倫坐與多遜同列不能覺察降授工部尚書

五月貶秦王建美為涪陵隋縣今重慶府治州是縣公安置房州注見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

昌大名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

袁廓劍州梓潼人通判州事以伺察之符又恐符言泄又生

定難留後卒繼捧入朝獻銀夏綬宥四州注俱六月繼捧弟繼遷叛走地斤澤此夏州叛宋之始地斤澤在

夏州自李忠恭即跋拓思恭具見前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繼捧率其族入朝帝嘉之賜賞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

弟多相讎怨乞納其境內銀夏綬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為遣使如夏州護總麻以上親赴闕以曹光實李順忠雅州百

廷美之得罪皆成於趙普始因多遜之毀請備樞軸察姦變以自拯不過差失之一念繼而構成弑獄坐以大逆止圖報復多遜夙嫌而於廷美毫無顧忌

中

老奸伎倆目其
一日至諷李符
上言必欲置是
美於死而後已
則夫良漸減盡
矣皆言目可諱
論語鄙夫無所
不至之句豈未
經見乎

人為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弟足難軍都知蕃落使繼遷其高祖思忠思恭之弟也從討黃巢戰歿賜祠留居銀州聞使主乃詐言
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日衆肅宗以繼捧為彰德節度使問曰汝

在夏州河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悍驚但屬廢而已非能制也

秋九月遼主賢平

說具前子隆緒小字文

立復國號曰契丹

是後遼復稱契丹契丹舊作文殊奴今改正

按文

遼主賢如雲州至焦山今在

朔平府左

重縣東南有疾命韓德

區嗣之子

耶律色珍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

遂卒隆緒嗣位

諡賢曰孝成皇

尊母蕭氏為

太后

事

復國號曰大契丹

統和

以後以德讓為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耶律博郭濟

字布尼雅六院總

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格為南面行軍都統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

統和

統和

統和

統和

八年春正月罷樞密使曹彬以王顯

字德開

弭德超

氏族昭弭氏

出新

為樞密副使

酒坊使弭德超有龍

於帝親代曹彬之位乃自鎮州乘傳以急變聞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為不利且誣以事為徽帝信之郭贇極

言救解不聽出彬為天平節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為副使

二月戊子朔日食

三月宴進士於瓊林苑

瓊林苑名始此

帝親試禮部貢士於講武殿始分三甲賜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為定制

夏四月弭德超有罪流瓊州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居常怏怏一日詔王顯崇為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

杜稷功止得錢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吾上我實恥之言頗侵帝顯奏之詔賴問德超具狀遂奪官秩禁錮瓊

州而死帝始悟曹彬之誣待之加厚

德超始因李符薦得事上符貶甯國司馬德超屢稱其冤德超貶帝親其

朋黨令使符備表初盧多遜之貶崖州也符白趙普曰春州雖近至者必

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是

以處符歲餘卒春州注見前

五月河決滑州東南入於淮

此河決入

河大決滑州之韓村泛澶濮曹諸州壞民田廬東南流之彭城入於淮

詔發丁夫十餘萬塞之

時多陰雨久未河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平加壁以祭明年春滑復言房州河決帝曰韓村隄久不城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

發卒五萬以待衛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又命翰林學士宋白祭于白馬津已而役成帝作河平歌賜近臣蠲水所及州縣田租

宋白字太素太名人

六月大水 江河漢睢穀洛瀍澗水溢溺死者以萬計

秋七月郭贄免以李昉參知政事 贄嘗因論事奏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何益於事贄

對曰雖然猶勝奸邪至是以入對宿醒未解出知荆南府

宋以荆州為江陵府又改荆南府尋復舊

冬十月以姚坦字明白曹州濟陰人為益王名元傑本名德和府翊書

宋東宮官太平興國中置秩從七品

王作假山召僚屬置酒眾皆

憂美坦獨悅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

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稅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

過失坦輒盡言規止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

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子後圍召坦慰諭之

趙普罷

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

朽骨同壙泉下帝為動容

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以道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節涕泣謂臣

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幾來世得助犬馬力臣作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終始可謂兩全

宋琪字儼寶州新人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圭

字言幾定人

參知政事 昉初與盧多遜多遜屢譖昉及多遜敗

帝嘗語及其事昉頗為解釋帝由是重之遂與琪並相帝謂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

治謂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

戾於理者則快快於心及於列位得以獻可替否當其盡所蘊言或末中亦當發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

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愈時入
服其量

以呂文仲

字子城歙州新安人

為翰林侍讀

宋置掌經筵講讀

王著

字知微京兆渭南人

為侍書

亦翰林官宋置

帝勤于讀書自己至南

後釋卷詔史官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

耳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

明年命宋白李昉纂輯文苑英華一千卷

輿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

時三館所貯遺帙尚多

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酌獎餘第

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聞出矣

涪陵公廷美以憂卒

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卒

諡曰忠

以其子德恭德隆為刺史

李穆卒

穆謹言慎行無有矯飾及是卒帝臨其喪哭謂侍臣曰穆操履純正真不易得朕方倚用遽爾淪沒非

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贈工部尚書

夏四月羣臣請封禪許之五月乾元文明殿災六月詔求真言龍封禪先是泰山父老詣闕請封禪羣臣三上

表帝許之詔以十一月有事於泰山命翰林學士扈蒙

字日明幽州人

等詳定儀注五月乾元文明二殿災詔求真言

遣使按察江淮蜀廣獄遂罷封禪

睦州田錫上疏畧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

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實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

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當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為具臣而厭之於眾人也

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搏入朝帝之即位也召搏入見待之甚厚至是復至帝謂宰相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

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

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

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